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四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郭坦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四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圖書編曰孔氏之教其徒也一則曰仁二則曰仁當時學者之學於孔氏也一則曰求仁二則曰求仁是故立而立人達而達人者語其體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參前而倚衡者語其方也一貫者語其約也天下歸仁者語其大也擇善者擇乎此也固執者固執

乎此也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者語其不息乎此也曾子之一日三省志乎此而省也子路之樂與物共志乎此而共也顔子之無伐善施勞志乎此而無伐施也　又曰將以仁為難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將以為易與何為罕言仁而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將以為近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將以為遠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苟志於仁無惡也將

以為人心之固有而不待求與君子無終食之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將以為求之方寸而足與凡視聽言動居處執事與人交以及出門使民能行五者於天下皆是也將謂取足於己而已乎君子以友輔仁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仁之資也將謂其必藉於人乎當仁不讓於師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於此會而通之神而明之仁其庶幾矣　又曰仲尼發憤顏子竭才曾子死而後已

此正是聖門學脉所繫後人不能希聖希賢病正坐此　又曰聖學之全固揭之首章矣併玩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脩德講學徙義改過共學適道與立與權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知之好之樂之可見學有全功不可闕功有漸次不可紊也　又曰聖人之學性學也仁義禮知性也觀孔子教人之求仁則知孔門教人之盡性也　又曰論語中所記多是面相授受忠告善道辭簡意盡蓋平日聖德既已服其心當是誠

意柔顔温辭和氣又足以啟其信要皆以無厚入有閒而不覺其入之深焉真是法言不容不從而改巽言不容不悅而繹雖羣賢之辭亦自與他書所記載者逈別　又曰回也仰鑚涉於無誘之以博約而卓然有真見參也省身泥於有啟之以一貫而唯然無方體

李毅侯曰論語頭緒雖繁其中緊要只數條便盡看透時節節俱了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大抵聖賢終

身受用只一學字為主學者何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是也所學者何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者是也聖賢本領只在一天字上聖賢功夫只在一學字上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學之所以重也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生知之聖而自謂好學好古敏求聞見擇識是也惟其知之是以好之其得力逈與人異故自謂下學而上達五十而知天

命則夫子終身一學也夫子終身一天也故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予一以貫之一貫之一則性與天道是也無適而非天性之流行則樂矣故曰樂以忘憂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亦在其中矣此聖人地位也近聖人者顏子也近顏子者子貢也參也魯其質之明睿少遜焉而誠意慎獨反身自慊終得聞夫子一貫之道故回之年未竟其學而曾子之學獨傳蓋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只一誠而已仁與誠一也故中庸

言誠而論語獨言仁當仁一事聖門所最重也夫子五十而知天命不言仁而安仁可知矣顔子克己是當下將私意克盡了便復全天性之則故三月不違仁曾子誠意慎獨在强恕上得力把私意漸漸消磨天理漸漸完復所以能弘毅任仁顔子乾道曾子坤道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顔樂處夫孔顔之樂只天性流行洒然自得而已夫子知天命故樂顔子克己復禮故樂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顔子克己之

樂則亦可知曾子誠身之樂矣故聖道之得傳者曾子也子貢問一言終身而夫子語之以恕終得聞性與天道其亦庶幾乎此也按强恕為求仁吃緊工夫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則恕之一言固聖賢下學之始事而究極之精微也所以程子移上一階說聖人也是此忠恕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也是此忠恕則恕之為如心也即仁與誠即性與天道而已矣故聖賢所終身者學也而其終身於學者天也

學不知天非聖人之學也夫子好學而知天命顏曾子貢其知天一也自是而外無聞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夫子亦與之言下學而已夫下學之即為上達也存乎其人矣　又曰本領一天功夫一學二言了一部論語發明性與天道處曰誠曰仁曰恕要之有異名無異體自下學為恕自上達即仁與誠即性與天道吾道一以貫之如此而已　聖門如顏子子貢皆是學知利行者曾

子是困勉者

圖書編曰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茍不好學則有蔽矣使德之不修徒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可乎學詩學禮學易學韶咸有益於得矣使博學於文不能約之以禮欲其弗畔於道也得乎

學而

學而時習之章總旨　王觀濤曰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學則那有盡頭特為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

趣故說此悅樂不慍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字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　陳行之曰時習盡君子之學悅字盡學之趣即此是徹首徹尾的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慍之君子就其中忘遇者言　李毅侯曰劈頭說此一章分明自道其一生好學之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習而悅也為之不厭悔人不倦此朋來而樂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不知而不慍也

學而時習之節　張彥陵曰工夫全在時習上箇中有勿忘勿助意說字正形容時習之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鼓舞人心語　翼註曰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澁習則馴熟　是勿助勿忘意註雖不明分二義然自不妨新說專以不著力為解則偏矣聖人論學極著力極不著力若竟不著力則已是生安地位矣　真學自然能時習真時習自然能朋來不慍若大聚言

之則固有學而不習習而不時時習而未至於朋來朋來而未至於不慍者後說是題中正解而前說則深一層解也朱子常以知行分說而陽明言知行合一亦然故顧麟士云學字少不得作主然體勢三平凡說家作串遞語者自可芟却也其說極是　陸象山曰論語中都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所謂習者何事　一部大學說的都在　王龍溪曰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

必說如何是學　楊慈湖曰時習者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凡作意用工有所起必有所輟　陳白沙曰習通天地川上不舍習貫古今千聖面命　圖書編曰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耶抑善變通如巽以行權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

淺說曰不亦說乎說者說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　說字解其進自不能已句可味然

自不能已處即欲罷不能意

有朋自遠方來節　朋來不愠俱有工夫蓋首節學習工夫尚淺進而不已焉學益深習益熟則朋來又進而不已焉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愠不可謂下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雙峯之說須善會也

朋來只依大全蒙引作新民看為是存疑之說不必從附後　附存疑曰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尚在這學

字內朋來而樂似有後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學體用全備之學觀此則朋來與新民不同可見矣　世之學者莫不有朋其於人之知或不汲汲焉而侈言聲氣不免以交游之盛而致道德之衰感懷世事甚至以逃名之心長傲物之習亦孰非時習之功少哉壬申閱時文摘出

張彥陵曰樂字固非以人驗我學亦非慶吾道之廣其傳　亦非以人資己只是慶吾道之廣其傳

乙卯二月三十　徐巖泉曰只是此心流通於天地萬物之間欲不間斷耳

蔡晉江曰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雖至於不知之地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曰人不知而不慍節

不慍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慍則猶是時習之功未至即此慍之時猶未能說也此君子是就見成說當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到此始完全得一箇時習　翼註

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　沈無回曰學妙於時習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即一人不來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之理然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得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不怨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慍此

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學問　此亦是人不知内事但專說則偏　朱子曰人不知乃不知於世之好爲詭異者蓋時習之學平平常常闇修於己無以致其知也　大全不載此說　問不愠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不知必反己以爲可知而後已於人何敢愠焉　如此說方見學

問無斁手處　要知不屑教誨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道不行而思居夷浮海亦是不慍蓋此心不動便是不慍　沈無回曰近溪説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説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　一人不知自有天下歸仁之象是不必慍此反己之説則不敢慍兼説為佳　蔡覺軒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見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徳者能

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說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　兩意亦是相足　如第一節是由時習而得說也而朱子又曰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則又似非說不足為時習兩意亦是相足

其為人也孝弟節　張彦陵曰有子拈出孝弟示人正要人根本上著力不是虛論道理　聖賢那一語是虛論道理　又曰就見成說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　梁無

知曰天下豈有好犯上作亂之理但不孝不弟之人滿腔子都是殺機一念不已又續一念習慣自然真如好之者然犯上作亂從不好說來正在心上銷融之意

君子務本節　此節蒙引存疑皆不主仁山之說　依新說則為仁之本首節已括盡此特借君子咏嘆出來與雲峯仁山之說相背可删也　翼註曰不可以本屬心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之一

端最切近者　按晦翁伊川以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裡面發出來的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　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切者故即此愛親愛兄一點良心乃無所不愛之根　聶雙江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

焉故曰爲仁之本　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眞論作
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説爲是　沈無同曰本以言
此心之根底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
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説方見
完足若説施由親始便支離　重講孝弟謂仁義禮
知總是孝弟之體仁民愛物總是孝弟之用説非不
精然却令人無下手處不若程朱之淺言孝弟重講
仁字也且如新説仁與孝弟滚作一團則於本字終

說不去　張侗初曰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孝弟如何孝弟為仁之本曰仁在未生以前無思無為一落於為人而仁有為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為仁之本要理會兩箇為人為仁字　羅近溪曰仁是天地間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非孝也在父母則為

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程子曰性中只有箇仁曷嘗有箇孝弟亦可曰性中只有箇孝弟曷嘗有仁然不如此說者重講仁也未可泥著

巧言令色章　張彥陵曰巧令俱是好字樣正是色取仁的人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著心體故曰鮮矣仁　徐儆弦曰世態上多一分粧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　强排道理皆巧言也危冠危服皆令色也析疑

吾日三省吾身章　張彥陵曰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是一毫茍且不得　曰吾身則更無人可替代更無人來催迫然又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省字内含二意一是内省之省極精密一是儆省之省極勇猛　朱子曰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非省察已作底事　邢叔和一日三檢點明道曰可哀也

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
用工所以朱子說當下便省　三省即常惺惺法不
在事前事後論　三省是合動靜工夫亦是徹首尾
工夫　湛甘泉曰學貴日新須於日用間對境時自
取徵驗才是貼身實進步處若只以虛悟做成學問
觸發根源依然是舊　不忠不拘事之成敗只懼心
有分毫未盡處信不在言語上亦非求友信我只懼
吾心衷曲未貫洽習不徒求無負於師直求無負於

此心耳必如顔子之不惰足發方是習　朱子曰人之本心固不是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卻是重往往是有這軀殼便是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　此條大全不載　信字之義甚廣言行相顧是信心口相符是信內外如一是信始終如一是

信總是循物無違總是以實　看來程朱論信字不止是踐言大學註曰徇物無違論語註曰以實若無理而不以實雖踐言亦不得為信且信又似不止屬言凡行事以實皆是若弟子章謹信相對則信乃專屬言也大全不重章廣平游氏一段可見又正顏色斯近信矣亦然　陳伯玉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徐自溟曰三

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　陳大士曰三者未足盡天下之事而曾子汲汲焉巳覺檢之有不能盡三者未足難天下之人而曾子汲汲焉巳覺檢之有不勝難　附淺説曰斯言也其在聞一貫之前乎種植方勤而時雨未至乎若源頭一開則中流自在無事推移之力矣

道千乘之國章　張彥陵曰按此章雖分五項總是以爲民之實心行爲民之實政　敬是一點兢業之心

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　心即在政上見不是空空箇心　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沈無回曰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修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　袁了凡曰敬字不是一心在事上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君子因事以治心未嘗役心以應事　玩沈無回說知此為偏　宋羽皇曰雖事勢

之窮亦濟以變化之權而至誠惻怛者常貫焉是之謂信非信於號令之說也　翼註曰信兼政與令言　按節用非纖嗇之謂也因事制費我不為侈愛人非姑息之謂也因情制法我不為刻　據舊解人字內兼臣民　農隙四時皆然不是至冬乃役也　顧巖叟曰時至事起使之者與為使者俱無心也　五者總是一心就其兢業處則謂之敬就其真確處則謂之信就其樽節惻怛順時處則謂之節愛時使心

存而五者自見者聖人之事以五者為心者賢君之事在聖人則見其合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入則孝章　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為父兄者　王龍溪曰此章分為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　王宇泰曰此示弟子為學大段規模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令無一時一事不範圍於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　按此章須說

得淺方切弟子身上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　蒙引云小學大學雖均有文行而所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　翼註曰謹字本是敬慎意而註乃曰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不敢放縱正是敬慎之意　又曰舊說似將衆字限定作同為弟子者仁字亦限定是弟子出類者不必如此拘　又曰仁人只作善人看　文學道學與學文學道雖非兩項乃

學道即小人可與而學文非君子不能析疑　陽明曰近世訓蒙穉者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析疑

賢賢易色章　張彥陵曰按聖門論學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種聞見之學故人若實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雖字未字虛看只是假設之詞　吳因之曰除却綱常之外有何名理除却實踐

之外有何講究　此章註圈内圈外是二意俱要細看圈内是斡全語圈外是翻剝語　王宇泰曰人只有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可想易字之義　楊復所曰朱子謂如送這身子與他憑他將來如何使不必就死難説　張南軒曰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

欲學者務其本也　翼註曰雖曰未學曰字輕看只作雖未學便了　又曰吾必謂之學矣蓋子夏非信此人已有聞見之學只說有是四者即此是學矣不必多聞多見而後為學　朱子曰君實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　析疑　即此是學是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盡故注吳氏一段當看子夏之意不如此子夏之言則辭或

至於此　朱子曰大抵博雜極害事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范醇夫一生作此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完事了原不曾仔細玩味所以見處全不精明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總旨　林次崖曰威重是為學根基譬如耕種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己是培養速改過是芟艾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此四者皆所以成其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節　蔡虛齋曰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厚的質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不重不威俱屬外面說　又曰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為學　此重字與孟子無暴其氣暴字對看絶妙　李毅侯曰形神原是相關若外面飛揚浮躁內邊決無近裡著己工夫決不能理會著忠信故先言此聖人所以要人威重只為與裏面相關

非祇就形骸檢束也所以莊涖動禮為知及仁守之進步内邊功夫愈至得力處便自然周旋中禮而威重又不足以言之聖人之學表裏合一徹頭徹尾神妙如此　固學兼已得未得為是

主忠信節　王宇泰曰威重非取於色莊必以忠信為主　大全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有出入主常在屋裡

無友不如己者節　無友非拒之也戒其樂與為友之

一念右晹峙

沈無回曰或以我既友勝已則人將不肯友我為疑故謂不如己為與己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無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茍不以得少為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己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况同趣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

過則勿憚改節　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過之意如吝者執之怠者安之皆憚

也　勿憚有破釜沉舟之意　淺説曰四項各自説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為一截游民總註未必是夫子本意

慎終追遠章　大全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存疑以追遠不止是父母看來慎終亦不止是父母但其中自有箇輕重耳　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但溺於習尚故相率而趨澆薄歸厚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全在上之人以身

風之耳　不曰民風而曰民德是更深一層話　歸字有不煩驅迫之意　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總旨　沈無回曰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

夫子至於是邦也節　玩本文抑字求與意自抑揚子禽在必聞處起疑意夫子用世心切或求亦所不惜耳亦說然　至於是邦句見得非欵洽之素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　按五德就盛德光輝接

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的湊合一處而德則根於中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目　以得之以字不著力只是子貢從旁模擬之詞夫子固不自知即邦君亦有所不知　得字即聞字別名　李毅侯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與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一般光輝發越令人心醉神游故堯曰時雍舜曰風動夫子曰綏來動和其神化一也　夫子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問入其國觀其風土入其朝觀其朝會聘

享俱可以知政但如此說却無了感通一段精神所以子貢將德容來說鼎峙　蒙引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之聞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　翼註曰他人之求有心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在有心無心上分別常說皆云他人之求皆側媚依阿以求聞雖不差然畢竟粗了聖人豈但異於側媚小人哉只畧有一

點干預國政的念頭便不是聖人　又曰雖借言夫子之求實辨其非求

父在觀其志章　有一層進一層之意歸重不忍改之心上　許敬菴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修所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觀人發也　朱子曰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亦如父在不敢自專故夫子直指其不忍之心推見至隱不必主事言若乃外迫公議内懷欲改而

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大非聖人意也　高中玄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　上二句重在第一句父沒句正見得父在不得自專意是帶說三年句緊頂父沒句見得雖父沒亦非即改則始終一不自專也　存疑謂此必人子父在志不相合父沒遂改所爲其事本善者聖人不全許之而爲此語其說雖是未若新安陳氏之渾　新安陳氏曰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　管

登之曰此章必為有家之大夫輕改父道而以斡蠱矜能者發

禮之用章總旨　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辯和以維禮非兩救語　翼註曰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也下節是發論主

意若曰禮原非拘原亦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不得其旨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唯患其縱也

禮之用節　太史公曰緣人情而制禮　朱子曰禮如此甚嚴分豪不可犯何處有個和須知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至嚴便是至和處不分兩截

翼註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

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口氣有順逆若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是有意於和了 又曰和字不是相親相愛只是從容不迫之意從容不迫亦只是心安二字盡之 又曰為貴不是須要和的意思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而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其和但論禮者則以是為貴耳 又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以其有可通行而名之曰道正應由字 張彦陵曰先王二字重看所謂尊其名以警世也非是引先

王來作註　翼註又曰通章全要分別箇禮中之和禮外之和禮中之和心安爲和也無意於和者也禮外之和任情爲和者也有意於和者也故下節知字最重知有和便涉有意了　禮有以嚴爲貴者有以浹洽爲貴者亦自有二種此處單就嚴肅一邊說且勿以浹洽意相渾蓋只是禮中之和初不及禮外之和也

有所不行節　翼註曰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

去也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世而無弊也即末句不可行意　張彥陵曰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於禮之外耳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異要之著一知字并和亦差認

沈無回曰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復先王之和矣才知和而和便自不與禮相節二句作

一句讀非如時文所云又不以禮節之也　亦字之意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　況無回曰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説世人云一於嚴者固不可行矣一於和者亦豈可行哉大謬　李毅侯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其所謂和者正先王所謂不和之甚者也先王之道以和而貴所以小大必由今之知和而和者反於先王之所可貴所以小大必由者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章　張雨若曰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朱子曰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王遵巖曰此須是平時講究這箇道理始得顧湛菴曰即其約信合義時即知其言必可踐即其至恭合禮時即是無恥辱即其所因可親時即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看　郭青螺曰此三段工夫全在兩近字一不失字上有許多斟酌意思學者須有一種精神照

管於人己之交近義是議之而後言近禮是議之而後動不失其親是擇其人而後交　周用齋曰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自動故必須合下討箇究竟是以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非義之信寧身被困屈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於可踐之人　李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慷慨只在

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吾輩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恥由内生辱是外至　因只是偶然相依倚可親以道言不以情言大全親又較厚之說不必拘　宗是宗法之宗梁無知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故因之時最易失之　翼註曰因猶依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便是暫時依他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

十亂之宗周公如此解因字宗字方精不可但解為暫交久交　項仲昭曰可復者踐言固可雖有時不必踐亦不害其為可也看得極活後二段亦當以此推之　專主太過一邊說亦妙然朱子過不及之說非無意味當參看也

食無求飽章　王觀濤曰此章總以心字貫　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敏事慎言有甚意思若只敏事慎言而不就正有道則

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能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又曰無求安飽須是見得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着緊的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着緊都不濟事　李東一曰只緣有這箇無求的心方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綽過　按此與自不暇及之說雖稍似異然其實可相發明　朱子曰事

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辯等皆事也慎言自是專心於內有言之得無訒乎意亦非有意慎密其間　翼註曰就者親近之意正言行之是非兼印正觀法二意看　所正者何事學有淺深所正者亦與之爲淺深是始終要如此的　蒙引曰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

貧而無諂章總旨　此章須知樂與好禮是轉語引詩

是轉語　錢肇陽曰士人悟道全憑這點靈機靈機未啟而欲向無窮理窟勉强探索不免得此遺彼掛一漏萬何由於精上取精於密中加密唯透出這點靈明便覺得理無窮盡學無駐法徹頭徹尾觸類貫通夫子稱曰告往知來來字有多少無窮道理知字有多少無窮會悟　有告往知來之識方能進於義理無窮之域蓋唯知之者能行之也故夫子許之此論可補大全所未發但不可偏重在知一邊耳　看

來只是許其知之不滯用工却易不必專拘詩上

貧而無謟節　張彥陵曰按樂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非道而何胸中自有一段好光景道外豈復有好光景與貧相忘耳

禮是天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自相浹洽處　禮即克己復禮之禮　徐儆弦曰貧如孔顔只是一樂字富如周公亦只是一好禮字全然不在處貧富上着脚

楊慈湖曰豈唯無貧富且無天地萬物者也非無天

地萬物無一而非吾心也　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别　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切磋琢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　言外又有進乎貢意蓋未知則不能行既知又不欲其徒知也

如切如磋節　陳霜赤曰只義理無窮四字便可括盡通章之旨末節亦不重在言詩第許賜之善悟頗與雍之言然意義一例　巧笑章亦然

賜也節　張彥陵曰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

姚元素曰人心一點靈機常為意見名言封閉不得透露夫子只要點明此件子貢論貧富子夏論繪素原未及詩禮而二子忽然悟及是他靈機動處故引誘開發令其神解得自本心全不在詩禮分疏

翼註曰始字作方字看他人不可與言詩如賜也方可與言詩不是說賜前此不可與言今日方可與言

詩　湖南講曰此原非大悟不必說玄說妙其大悟

乃在多學而識章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張彦陵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内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心上　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衡空鑑　湖南講問在知人上用功不幾方人乎曰此要看他主意若主意在品題便是方人主意在資益便是為己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四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五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為政

為政以德章　李毅侯曰為政以德是以天德行王道所謂以一獨主張天地萬物者也其精神結聚處要即潛伏屋漏兩節意民自歸之謂以勸以威動其愧恥之良且不識不知安其性命之則也緣此德是我

所獨得亦民所同得故其綰結之妙不可窺識如此夫子口中說個為政以德便穆然神往無可言說無可舉似不得已而辟諸北辰行文要得水月鏡花之妙北辰一段正於喻意中打出正意此不是北辰自居衆星自共正由北辰能聯絡衆星不由他不共耳

按此亦當與夫子問政章參看　張彥陵曰按此論至德之化要知與老子清淨無為别　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箇為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

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　翼註曰德兼身心如欲正民心則先修意欲正民行則先修事　又曰無為是不煩措置意只輕帶看章旨原不重無為　又曰此章主化民說為政以德作正人以德看觀本註解政字為正人之不正而下章解政字為法制禁令可見此章不必說到法令上盖法令雖不可廢但此章

之旨不曾說及耳　朱子訓此章政字則曰政之為言正也是以理言於道齊章政字則曰政謂法制禁令是以事言　四書鏡曰以德如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也　辟如上要補出無為民歸　蒙引曰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辯

詩三百章　翼註曰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無邪是一氣話不必講思無邪字義

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　又曰註中心志情性正貼思字　四書家訓曰此節是提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是要使人思無邪不是示人學詩之要亦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　按發出先王垂詩教之意正所以示人學詩之要也然學詩之要意在言外　鄒肇敏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思而觸詩以發之耳　李毅侯曰不是有一言便可廢三百謂盡三百總歸此一言耳　四書家訓曰思無邪

只是一個正心工夫　又曰凡人所為皆根於心心中止一性性發出來便為情思者性之靈而情之倪也一涉於思便非不覩不聞氣象出於正常難入於邪最易思復生思邪復生邪輾轉相生本體愈遠

張彥陵曰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思在心裏此處無了邪事自無邪若說事上去著力便無及　許敬菴曰風俗邪先王為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為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渺非

政令禁制所可及則采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聲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為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　按思無邪語成公文公各為一説至今謂未了公案成公主作詩者説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主學詩者説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附後文公曰孔子之稱思

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憫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耳而况曲為訓説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飾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道之以政章總旨　四書鏡曰道政齊刑俱責備於民故民之為善去惡者不過勉强於外道德齊禮俱求端於己故民之為善去惡者莫不感孚於中感應之所以異也

道之以政節　湖南講曰此亦非晚近易及如唐太宗時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便是

道之以德節　張彦陵曰禮即有形之德也　政與禮何别　格是翻然一變言非只空空羞愧　按德禮

政刑為政者都少不得但有了下半截遺了上半截則失了政刑之本意大抵德禮只在政刑上見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總旨　正蒙云常人之學日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覺其進也　湖南講問此章是夫子想著從前光景有怳然自失之意是否答曰此是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賢者改過不吝的學問在夫子生平只說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止是望道

未見歉然不足有之若追悔自失覺無證據　張彥陵曰純亦不已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節　許敬菴曰夫子當十五之時便志於學便是要為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是其精神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其實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其楷法　志乃最初起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玄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

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為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析疑海門　沈無回曰陽明云志學即是志不踰矩之學此語亦有病志學志聖學也不踰矩是所進之境界耳假令兩楹未夢必更有一語夫子豈肯以從心為足乎管登之謂夫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矣　按若說志於矩便不妨

三十而立節　張彥陵曰任他紛華曲學俱搖動不得

楊慈湖曰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

固如木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立非強力之所能

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立於久立者吾心所自

有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而他

人無之者未學也是以未立也

四十而不惑節　存疑曰不惑只是信子使漆雕開仕

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　不惑

於臨事時看尤切

五十而知天命節　張彦陵曰知字深看不是聞見之知天命雖在事物上見得然却不是逐事逐物尋求天命金仁山曰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　下學上達融而為一矣

六十而耳順節　鄒肇敏曰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　徐巖泉曰有言遜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

其是非自著而心不為動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卻亦無容留故曰順七十而從心所欲節　胡衡齋曰矩即謂止至善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孔子十五志學時即志此矩自七十以前固未嘗踰矩至七十以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　矩即是天命　矩有體用　湖南講問夫子既是生知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功夫答曰生知

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夫子由志學至不踰矩其用功當亦如是

孟懿子問孝節　張彥陵曰夫子正欲借他事親之孝以感動他事君之忠故以無違規之最妙　楊慈湖曰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而夫子所答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所自有也人人所自有

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樊遲御節　翼註曰講我對曰無違要見得孟孫不識果能喻我意否

生事之以禮節　此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三句不可分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忽不可假借

意　方文伯曰不曰理而曰禮禮有品節限制正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也

孟武伯問孝章　饒雙峯曰此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　湯霍林曰疾字不專是疾病蓋身有一毫不在名檢上即是病痛處語要隱然警悟三家

子游問孝章　徐儆弦曰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四書鏡曰能養能敬是謂養志之孝養而不敬是謂

養口體之孝　養而將之以敬服勞而本之以愛即是孝不可全抹殺然敬愛却包得廣不止在服勞奉養之中

子夏問孝章　王宇泰曰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嚴恪且不可況暴戾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總旨　四書鏡曰此節只是抑揚其詞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知於終亦非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　李毅侯曰

夫子宛轉其詞以形容之所謂無所不悅而非助我者也切不可弄口頭巧謂如愚不愚兩難捉摸至今無以定回等語

吾與回言終日章　李衷一曰如愚不愚不是形容顔子之聰明是形容顔子之不事聰明處　按不事聰明正是聰明　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裏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在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看出他

心裏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裡口中却不說他心裡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　湯霍林曰只舉足發處見得不違中有神悟意不是兩時不愚是顔子真面目夫子心中十分喜他故婉轉其詞以形容之要知如愚處便是不愚足發之妙不在不愚正在如愚上　即其不違之時預知其足發之機但上文口氣含蓄至下始點破霍林謂婉轉其詞以明之最妙　吳因之曰人但知回之足發而善悟不知如愚

而足發將若決江河的氣象斂於神明中此悟境之深處　按理固如此然須於下半截說出　謂惟其如愚所以不愚可謂惟其不愚所以如愚亦可　須知如愚氣象到足發時仍在不愚光景在不違時已具況無回曰顏子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是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湖南講艾南英問終日不違與夫子六十耳順若有差別則順與違反不可謂不違非順若無差別則夫子何遲而顏子何

蚤耶答曰顔子所聞乃夫子之言說的既是有理聽的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子則隨外邊一切所感如滄浪之歌萍實之謡人所易忽而夫子觸著便能有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别　此意大全已發之然不如此之詳盡　朱子曰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如兩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　吴因之曰私者獨也真我畢露之會也這時節靠不得把持弄不得氣力此實臟腑透見之際故曰私如今人言

真面目一般　存疑曰私非燕居獨處但退後與他人酬酢便是私也盖燕居獨處是静時不得發明聖人許多道理且下文日用動静語默說不去語録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這亦不是正謂解不得發字也　私註謂是燕居獨處存疑謂與他人酬酢時看來非與夫子相接之時便是燕居獨處盖註燕居獨處原兼動静也存疑與註未嘗相背但存疑自以為背註爾若

大全有單作慎獨看者偏　此條有辯在續録　袁了凡曰省其私不是孔子去窺伺他只是以心相照便見得　王宇泰云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顔子必待省而後知與曰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　發字來脉正跟如愚來或作生發解或作發明解然發是發夫子之蘊非發夫子之言也有活潑潑地引伸觸類之意亦足字對如愚説不對聰明才辯人説　朱

子曰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如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受之不復更問退而省察所為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問於何處見之曰睟面盎背皆見之　胡雲峯曰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最有力　徐儆弦曰要看得發字意出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韓木公曰私字只是大學愼獨之獨退省其私只是返

而省察其獨知之地耳非直到背地裡乃謂之私也

亦足以發亦非以聖言盡數行得出來不曰行而曰

發謂其動靜語默無非此理之昭著動固發靜亦發

語固發默亦發有活潑潑地生烏可已之妙不然將

夏時殷輅豈顏子一時行得及耶　所立卓爾亦非

一時可及　吴省菴曰回也不愚句乃是於其足發

處打破他不違的光景

視其所以章　此章全為偽君子而發　吴因之曰大

抵聖賢觀人只把他自家身上一一參驗耶一件不是因物付物所以為天下之至明　夏九範曰不觀其所由則王莽之謙恭疑於周公之吐握矣不察其所安則介推之甘焚疑於夷齊之無怨矣　安對矯激看朱子曰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及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從熟處去　沈無回曰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　樂天齋

翼註曰據所字之意則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乎不安乎當云察其心之所安者在道內乎在道外乎　又曰焉廋重㶷邊　李見羅曰聖人修己功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觀人也即用此法旣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盖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然予觀世人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吹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

乎世之善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修尚可不一循孔子的矩轍而欲挾半真半假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温故而知新章　翼註曰此章不重為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王守泰曰故與新對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也而說者以為求諸外乃以德性所固有釋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夫子為世之學者做一節工夫未得透轍便厭了又做一件終其身拈一放一有甚了

期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到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又冷了縱燒上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教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去不到徹不住徹了便是知新也工夫只在溫故上 按論究竟則原是一件不知新叫不得溫故大概論則是兩件有溫故而不知新者 溫故屬外知新屬内此内外交養虚實相生之工夫也究竟内外原是合一則新故原非兩件 新非求博非好異盖義理原自無窮學問本自無盡即

所舊聞尋緒不已則就其中愈入愈精愈體愈密或因舊聞而引伸觸類以為新知或守舊聞毫末無加而日新又新即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又不妨洗滌舊聞突起新知此亦何嘗溫故而總由溫故得來故謂知新可離溫故非也謂溫故即可知新而更無知新之學亦非也鄭定宇曰為學須翻窠倒臼如醫之用方兵之用法全依傍人不得必從舊紙堆中翻出新意見來　論語溫故是下學工夫知新則有上達

意中庸溫故知新則皆下學工夫也通考朱氏公遷謂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脉絡之無窮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所謂一理不是一貫之一是一件的意思乙亥三月四日改定　中庸溫故屬存心知新屬致知論語則俱屬致知公遷一件兩件之說想如此分　知新雖不專指一旦豁然貫通處然亦是貫通之漸　自今日知之偶及為新而明日見其為已知又成故也右孤白解　維成氏曰自良知之說起右

陸而左朱謂故為心之故物即指良知溫即勿忘勿助養此良知而知新即良知之日新因引中庸溫故知新為證不知註中聞字原細不專指聞見之聞即聞見之聞獨非吾性中之故物耶此理原無内外無精粗若以故為良知而舉聞見掃之即認良知亦差矣又有以師為吾心能自得師大抵時說好異動拈本體動稱了覺不惟聞見可廢而師亦可廢噫害至此耶　此題重拈為師者固非然竟脱畧為師者亦

非大約聖人口中語必無虛設明明有可以為師句如何可一筆抹倒故朱公遷謂此為為人師者言之而註中所引學記語亦就師上說但文字須有次第原委故可以為師只宜就溫故知新中勘出不得逆提作主評文

君子不器章　君子二字是體用俱全之稱不必如蒙引之說　楊慈湖曰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無意必固我當兼體用看　為小事可為大事亦可為此事可為彼事亦可處治可處亂亦可處安可處危亦可處暫可處常亦可知與勇兼仁與知兼　楊復所文云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蓋天生之以主器者豈身為器耶即表了凡董思白說然與註却異戊午三月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　張彦陵曰不是要言而先行亦不是既行而遂言也　言亦不是絶然不要的但此處只說重行不必為言分解南軒說極得口氣

此與訥言敏行同意但彼是並論言行此對子貢病處要從言說到行故南軒之說最精　李毅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本是一句不可讀斷了一從字極可會正如子之從父臣之從君斷然馳驟向前不得大意謂言當從行行不可從言也須是步步鞭策一生精神止辦這躬行一事方可若議論當先而以躬行赴之縱然身子上做得來却不免已落後也只將先言其行而後從之反看自明若能言而行不遠者

夫子意中一發說他不著　盛珍示曰此是以言行論君子非以君子論言行

君子周而不比章　姚承菴曰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體上分別君子以萬物為一體不從軀殼上起念故周小人只從軀殼上起念逆之者憎順之者愛故比　維成氏曰周與比不在交之廣狹而在情之公私情公即一人相信亦周情私即到處傾蓋亦比王宇泰曰只是這個人君子親之則為周小人親之

則為比以普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者誤　合上三論正是普愛　君子則親疏善惡之必分而不失為周小人則不分親疎不分善惡而適成其比　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己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最為精切　楊慈湖曰君子之心如天地太虚然萬物縱横紛乎其中孰為反我者孰為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虚安知哉唯其若此故周而無

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惡喜則比惡則否安能周哉又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為周非如墨氏兼愛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秦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為害如此　樂天齋翼註曰周比字義是以廣狹為别但認理又要圓融

陶石簣曰君子於天下如一身然氣謪然遊於毛髮指拇而無底滯者周也周故耳目之用不設而通

手足不相要而相喻者和也周生和_{析疑}

學而不思則罔章　張彦陵曰思學原是合一的學之精察處即思思之篤切處即學學而不思只是空習個硬套子心體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而不學只是空見個景象全無根據心體上自不安穩故曰殆

罔字只在不思上見得殆字只在不學上見得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要知不思也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　此二條是

深一層看法極得圈外程子意蓋大概論則學思是兩件若論究竟則只是一件　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而雲峯專以學屬行殊覺偏蒙引存疑雖未明言其失然皆不主此

攻乎異端章　張彥陵曰以害字點醒他斯者即詞者決詞已者無他之詞　陸象山曰今人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為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

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或問如何是異端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的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為異端　異端之始亦是學聖而過異端之行亦必竊聖以行象山之言是指吾儒內之同異然楊墨之與我儒亦是同師堯舜而異焉者也其源本同而其流遂異此趨向之不可不謹也合楊墨儒而別其異於儒之中又別其異此辨析之不可不精也

王陽明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

異的是謂異端　高者入於空虛畀者流於功利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入功利去

析疑　攻字依大全朱子說則専治固不可即畧治亦不可兼說為妙　翼註謂攻異端只是一個人如為我兼愛是異端楊朱墨翟便是攻異端之人固是然兼兩人說尤妙有創攻之者有繼攻之者　害於心害於事害於政害一身害天下都是害　攻乎異端

攻是攻伐之攻非攻治之攻害者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朱子以攻乎異端為攻治明太祖以斯也已為害止二說亦通

誨汝知之乎章　張彥陵曰二為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之意重不知邊勿平看　此亦單主自知一邊說翼註主此姑録於後　翼註曰二為字不徒是口中任讓乃心中體認之意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為知之不糊塗過了不知此事物之

理則任以為不知亦不糊塗過了墨卷不以為誇不以為諱等語俱粗　不知為不知蒙引主自屈解存疑主自知解二説自當相兼　人固有因不自知而不自屈者亦有自知而不自屈者一則任意氣之過一則任意見之過子路皆有之故當兼説細玩蒙引亦是兼説存疑但闕其前一節耳　所謂不知有煩蹟而不能盡知者有深微而不能遽知者而況即素所相習之事靜證之實有不可信之形即素所相親

之理深求之究有不可解之故　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説謂知只論真假不論多寡終説不去大全新安陳氏之説亦覺略偏　陳幾亭曰子路信心不好學人也語之以好學未必能奪其信心之僻即從心上點示只去其自欺便是真能信心便是知　李毅侯佐案曰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只是他不肯沈潛理會夫子特向頂門上著針故曰由誨汝知之乎謂必於本心知不知處洞然沒些子鶻突乃所

謂知之耳此漆雕開吾斯未信所以為見道分明也

與子貢之弗如似亦當與此同例　李毅侯曰知

不知分處儘有絶大豪傑未能剖出者其相爭只在

毫芒疑似之間認識不真便墮坑塹故曰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此他日所以悦未信之開也

子張學干禄章總旨　周季侯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

殺他學問亦須索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大

抵干禄之學與闇修之學判然兩途學干禄句是記

者摹擬子張之學是一種干祿的學問夫子全把闇修之實示之點出祿在其中句正見祿與學原是合一的不必去干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

子張學干祿節　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異而其為干祿而學之心與世俗同然亦特有其心耳未嘗思枉道以求合也至公孫丑陳代之流欲孟子往見諸侯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矣然有子張

之心則亦必流而為公孫丑陳代之所欲為者此又不可不知　子張公孫丑陳代皆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然孔孟猶以為不可而況乎徒貪祿者哉孔子之轍環天下亦所謂修其言行以俟之者耳非有所干也

多聞闕疑節　闕字慎字正從多字見出多聞多見正學問得力處也解者輒以聞見牿心并欲一切掃除此與因噎而廢食者何異　翼註曰疑未信殆未安

總是未知合理與否上闕字闕而不言下闕字闕而不行　吳因之曰博洽雄辯之士最能塗人耳目聳人聽聞必闕疑慎言而後寡尤何也辯博之徒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驚獨坐莊子曰能服人之口者不能服人之心人不心服所謂尤也寡悔更易見自恃閱歷古今憑才妄動者一時馳騁豈不快意馳騁者過快意者息至靜中之才氣不得施而良知躍然愧怍生矣故曰悔　不曰尤寡悔寡而曰則寡尤則寡悔

謂多聞見而闕之慎之乃我之所以寡其尤悔者也正見學問得力處　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禄説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禄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君子亦修其在己而已禄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禄在其中　大全存疑删此末三句何也　吳因之曰中字正與外字相對言所謂禄者只在寡尤寡悔中　學即是禄禄字正不必抹殺主言揚行舉者固非主天爵説亦非　德修而禄

至是祿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集註圈内只說得前一邊圈外程子則兼後一段說大全蒙引存疑亦只說得前一邊看來是程子說得完全至謂修德而祿自至便是教以干之之法以此為圈内病則不然觀大全朱子抹殺干字一段自無此病　朱子曰聞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故經分言之而註合解之極有見然朱子又曰聞

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恐亦不可泥亦有聞人之行者有見人之言者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不知而作章金仁山又謂聞是聞古人言行見是見今人言行麟士取之看來亦不可泥　新說謂子張才高意廣不患聞見之不多只患不能闕慎故此處意重闕慎此說固好然看來務外的人連聞見也不是真個多則聞見亦重但要說得對子張病耳　翼註曰此章不宜專重末句

何爲則民服章　此章舉錯似宜平說不必如樊遲問仁章云不舉便是錯　徐儆弦曰進賢退不肖原是朝野一點公心故民之服不服其機括只在一舉錯間耳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根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所屬者舉而用之使舉錯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自翕然聚於朝廷之上甚得此意　梁無知曰不說君子小人而曰直枉最妙同一君子惟直的君子最惹是非所以容易錯同一小人唯枉的小人最善迎

合所以容易舉持正秉公無所回互之謂直曲學阿世漫無執持之謂枉　君子則不論剛柔總叫做直小人亦不論剛柔總叫做枉不必如梁說然亦可備參也

使民敬忠以勸章　張彥陵曰莊字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子奚不為政章　張彥陵曰按此章大意夫子分明是諷定公以孝正家的意思　此章要與點爾何如節

同看　此章當與正名章同看蓋身有窮達而必不可不盡者父子兄弟之倫也若使出而不能盡其道於國則寧處而盡其道於家耳　孝乎句是引起語書本道政事今却以孝為言必有深意　徐自溟曰即此孝友之心而施於一家之中有藹然不容乖之政焉有秩然不容混之政焉蓋即其所施處皆真心貫通即有唐虞雍睦景象即有宇宙和平氣概非政而何　王宇泰曰施於有政今書作克施有政本居

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以家政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也　施於有政施字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以我之孝友而教家人皆孝友一是以孝友之心而推之為内外尊卑長幼之分然此句内又兼有化意　以孝友施於一家是為一家之政以孝友施於一國是即一國之政總是一個道理隨處發見故曰是亦為政非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説若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則夫子既盡孝

友於家自當出仕於國非答不仕之意也　袁了凡曰處為洙泗出為唐虞大行窮居原無加損　焦弱侯墨寶齋集驗方序曰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為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蓄積於中譬之源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為有為而為不亦陋乎可為此章註解

人而無信章　張彥陵曰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

神已斷還成甚麽人　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隅礙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之具矣　徐自溟曰不知其可也似詰問語猶云如何是好意不可行意直至末句透出然此信字乃人生本來之命脈若因末句行字遂於涉世運行上論信則其所謂信者淺矣故知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　此說自妙然不若黄藴生之起講尤妙也　按四書鏡曰論其理則曰不知其可論其勢則

曰其何以行此說亦不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是夫子以定禮觀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革損益為知來也禮字最重禮所以維世也三代所因者此禮所損益者亦此禮損益不外因中事若認所因所損益的做兩件便隔天淵　王宇泰曰此章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於其禮而損益之耳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變之無常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

通通復循環必無窮已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即為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頹廢而不振者便為新主所增修之處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者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節　世乃帝王興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殷因於夏禮節　翼註曰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

知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　按此意無人看破　三可字雖跟損益來然損益不外於所因正從因處知之也有說反重損益上看大意謂周末文勝繼周者必損其文而歸於忠質此不可用

按此意亦有然却是旁意正意則重在因上　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俱是禮但三綱五常乃禮之大體文章制度皆為此而設玩註自明　所損益可知也是

言損益之不多以見其必出於因不是決其必有損益蒙引亦明然須細玩方知管登之謂夫子實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誤矣即或有之然此章亦決不重在此也　不但是因往知來假令處夏殷之前亦知三綱五常是百世不易的及處夏殷之後則愈知其不易矣故曰不但是因往知來胡氏之說當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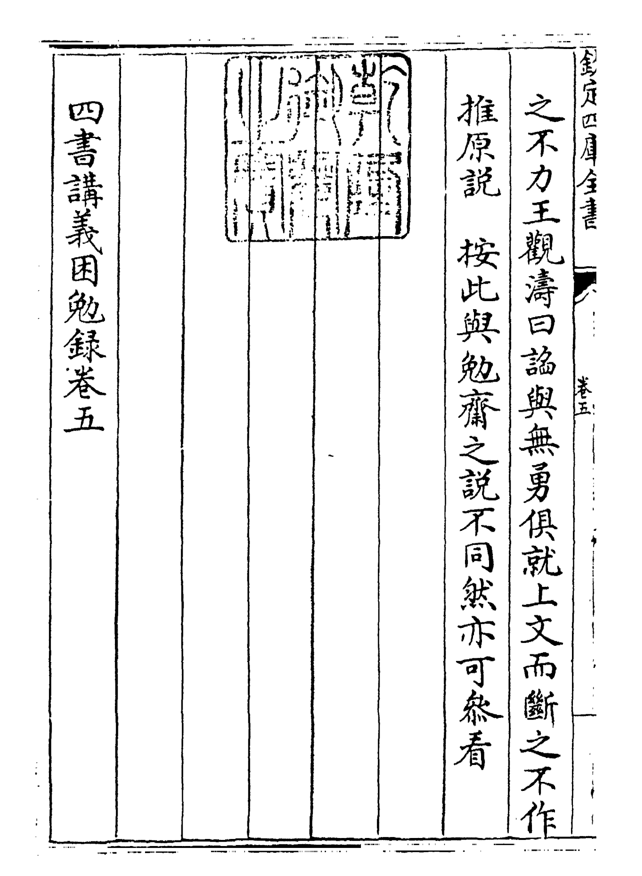
非其鬼而祭之章總旨　夏九範曰宜提義字為綱此與樊遲問知章同但彼主知言此主勇言提義字

為綱固妙提勇字為綱尤妙一是勇之過一是勇之不及然又當兼知講勇之過不及生於知之過不及

二者有相因者亦有不相因者不偏說為是

非其鬼而祭之節

見義不為節　吳因之曰見字須說得輕活只是大義當前己自曉得的也若是真見必定有真力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為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



之不力王觀濤曰諭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説　按此與勉齋之説不同然亦可參看

[seal]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五